1. 你難道看不清自己的悲慘全出自你無能為力的怪異信念？無助即是罪的代價。無助亦是罪的前提；若要相信罪，就必須自認無助。只有無助之人才會相信罪。罪大惡極之事也只會吸引渺小之人。只有那些先相信了自己渺小的人才會受到它的吸引。對聖子的背叛乃是那些不願與之認同的人所採取的防衛措施。而你若不認同他，就是在反對他；不是在愛他，就是在攻擊他，不是在保護他的一體性，就是在看著他毀於你的攻擊與謀殺。

2. 沒有人會相信上主之子是無能為力的。而那些自認無能為力的人則必會相信自己並非上主之子。除了成為他的敵人，他們豈有別的選擇？除了嫉妒他的力量，並由此對它心生畏懼，他們還能做些什麼？他們是黑暗裡的生物，不僅噤若寒蟬、孤獨而缺乏交流，更懼怕上主之子的力量會把自己轟個半死，只能無助的抵抗著他。他們加入了脆弱者組成的軍隊，對他發動了報復、痛苦、與怨恨的戰爭，以便使他成為自己的同路人。正因他們不曉得自己**就是**他的同路人，所以才不明白自己恨的是誰。這確實是支不幸的軍隊，其中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攻擊自己的弟兄或自我攻擊，但也同樣可能憶起他們自認具有同一目的。

3. 這些黑暗裡的生物看似瘋狂、強壯、而且吵嚷。然而，他們並不明白自己的「敵人」，只知道自己恨他。他們在憎恨裏匯聚，但並不彼此結合。畢竟一旦這麼做，憎恨就成了天方夜譚。力量一旦臨在，脆弱者組成的軍隊就得解散。強健的靈絕不會背叛，因為他們毋需在夢見力量之餘搬演自己的夢。一支夢裡的軍隊又能怎麼演？怎麼演都行。你或許會看見它拿著任何武器在攻擊任何人。夢境並無理性可言。花朵成了毒劍，小孩成了巨人，老鼠如獅子般嘶吼。愛亦能同等輕易地轉為憎恨。這不是軍隊，而是瘋人院。計劃好了的攻擊，原是鬧劇一場。

4. 脆弱者組成的軍隊一點兒力量也沒有。它沒有武器，也沒有敵人。是的，它可以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搜尋**一個敵人。但它永遠也找不著不存在之物。是的，它可以**夢見**自己尋獲了敵人，但即便在它發動攻擊之際，這點仍會轉變，以致它得立即找尋下一個敵人，且永遠無法穩操勝券。而在它奔走之際，它也在自我攻擊，因為它自認瞥見了那不斷改頭換面的宿敵，此人一向以此逃脫他的攻擊與謀殺。這敵人有多狡猾，竟能不斷改變，即使要認出他來，亦屬天方夜譚。

5. 然而，憎恨須有一個目標。沒有了敵人，亦無從對罪生起信心。相信了罪的人又怎敢相信自己沒有敵人？他豈能承認沒有人讓他失去力量？理性必會要他停止找尋根本無法找著的東西。然而，他必須願意首先感知到一個原本沒有的世界。他不必了解怎麼看見這個世界。他也不該如此嘗試。因為他若把焦點集中在自己不了解的事上，就只會強化自己的無助，並讓罪來告訴他他的敵人必然是自己。只需令他自問下述問題——那是他必須做出的決定——上天便能替他完成那件事：

我渴望的是個由我掌管，而非掌管著我的世界嗎？

我渴望的是個自己充滿了力量，而非無助的世界嗎？

我渴望的是個沒有敵人，也沒有罪的世界嗎？

我願看清我所否定之物，**只因**那是真理嗎？

6. 或許你已回答了前三個問題，但最後一個仍在猶豫。因為它依舊看似使人恐懼，且與其他三個有所不同。然而，理性卻會告訴你它們無二無別。我們曾說過，今年要強調的是相似之物的相似性。這第四個問題確實是最後一個你需要做出的決定，但它依舊看似對你造成了其他三者所無的威脅。而這一僅憑想像的差異則證實了你原有的信念：真理或許會是你終將尋獲的敵人。這兒看似存在著最後一絲可以尋獲罪、而非接納力量的希望。

7. 不要忘了，選擇罪或選擇真理，選擇無助或選擇力量，無異於是在攻擊或療癒之間做出選擇。因為療癒出自力量，而攻擊出自無助。只要是你攻擊的對象，你就**不會**想療癒他。而你願其療癒的對象則必然是你選擇令其接受保護而不受攻擊的那些。而你不過是在決定是要藉著肉眼看他，或讓慧見向你揭露他的真相，不是嗎？這一決定將如何引致相應的結果並非你的問題。但你必須決定自己所想看見的是什麼。這部課程闡述的是起因，而非結果。

8. 仔細考慮你將如何答覆那最後一個尚未答覆的問題。並讓理性告訴自己它必須被答覆，也已在另外三者中獲得了答覆。如此你便能看得一清二楚，一旦有任何型態的罪映入眼簾，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這麼問自己：

這就是我想看見的嗎？這就是我想要的嗎？

9. 這就是你做出的唯一決定；亦是決定什麼該發生的前提條件。它關乎這事為何發生，而非如何發生。你**可以**控制這點。而你若選擇看見一個既沒有敵人，你也並非無助的世界，上天便會賜你相應的方法。

10. 這最後一個問題為何如此重要？理性會告訴你原因。它和另外三個大同小異，除了在時間方面。另外三者是你能做了又改、改了再做的決定。但真理卻恆常不變，它意謂著不可動搖的狀態。你能渴望一個由你掌管，而非掌管著你的世界，接著又改變心意。你能渴望將自己的無助置換為力量，但只要有一點閃閃發亮的罪吸引了你，你便能拋棄這一渴望。你也能想要看見一個無罪的世界，再讓一個「敵人」使你忍不住用上自己的肉眼，繼而轉變原有的渴望。

11. 從內涵上說，這四個問題並無不同。因為每一個都在問你是否願意將一個罪的世界置換為聖靈眼中的世界，畢竟前者所否定的正是後者。為此之故，著眼於罪的人便會見到自己對真實世界的否定。然而，最後一個問題卻替你看見真實世界的欲望添上了渴求恆常的心願，令其成為你唯有的欲望。一旦你在最後一個問題回答了「是」，就能替自己在其他問題上做出的決定添上真誠的要素。因為只有這樣，你才揚棄了再次改變心意的餘地。如果你確實不想這麼做，表示其餘的你皆已答覆。

12. 為何你會自認無法確定其他問題已獲答覆？它們若已獲答覆，又何須如此頻繁的加以提出？除非你已做出這最終的決定，否則答案便模稜兩可。因你雖已回答了「是」，卻尚未看清「是」必然意謂「不是不是」。沒有人會做出與自身幸福相違背的決定，但他若無法看清自己在做這樣的事，就可能真會這麼去做。而他眼裡的幸福倘使變來變去，一下這樣、一下那樣，一下又成了難以捉摸的影子，只有虛無可供依托，那麼他就是在違背它。

13. 難以捉摸的幸福，也就是隨著時空不斷變換形式的幸福，乃是一不具意義的幻相。幸福必然是恆常的，因為只有藉著放棄對**不**恆常之物的願望，才可能得到它。若非藉由恆常的慧見，喜樂亦無法映入眼簾。但只有渴求恆常的人才能得到恆常的慧見。上主之子的渴求所蘊含的力量一向能夠證明他的自認無助乃是個錯誤。只要渴求你想要的東西，你就會著眼於它，並相信它的真實性。沒有一個念頭不是蘊含著釋放或殺戮的力量。也沒有一個可以離開思想者的心靈，或令他不受影響。